

# 跛腳醫生

小蝗

每次學校寄來漢生的補考通知單，嘉謨總是惡狠狠地數落他一頓，要他在書本上多用點心思，別儘會郊遊跳舞，並且刻意地提醒他，連基礎醫學都考不及格還想當什麼醫生？嘉謨和我剛認識的頭幾年，時常提起他在日本金川醫專讀書時得意的事情，結婚以後也就不提了。自從漢生考上醫學院以後，每次假期回到家來，嘉謨總要當著他面提一提。他說那時總成績雖然比不上李台溪和楊識東，可是論起解剖學來，他是獨占鰲頭而且還得過山本教授頒發的解剖學榮譽獎章呢？他說他們三個人不僅包辦了全年級前三名，而且各有專長，李台溪是話劇社社長，楊識東曾經以一幅油畫「巷尾」選入日本獨立美展，他則是全校劍術比賽冠軍。三人又是同鄉，當時人家都管他們叫作「三大寇」。「倭寇」是李台溪，因為他身材矮瘦像小日本，可是李台溪並不喜歡這個諺稱，楊識東是「流氓」他常背著書架四處寫生而得到這個封號。嘉謨說比劍時他殺氣騰騰一臉兇像，所以被稱為「惡寇」。他們三大寇是「旅日台灣同鄉會」的猛將，同鄉會籌辦各項活動都由他們鼎力贊助，有一次在上野「樂座」演出話劇，就是由李台溪根據上海救亡劇隊的劇本「三江好」改編而成，他們三大寇也參加演出幕落後，謝幕詞被潮水般的掌聲淹沒，五百多位觀眾的喝采幾乎把劇場的屋頂掀翻。卸了裝，後台被一群熱情的觀眾包圍住，有來自台灣的，也有

來自祖國大陸的，全場鬧哄哄，熱滾滾的一片，嘉謨說那時才深刻體認到自己是中國人。事後學校當局聞知劇情有激發抗日的意識，於是下令追查，一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們三個人嚇得好幾天不敢去上課，差點誤了解剖實習考試。但是那時戰局已從「大東亞戰爭」演變成「第二次世界大戰」，整個局勢已經扭轉，日本漸呈頹勢無暇顧及這種事，後來也就不再追究了。

嘉謨說自從話劇公演後，常有日本學生前來挑釁，都被他給嚇退回去。考完顯微解剖學後，他們在實驗大樓前面草坪練習擊劍時，大體解剖學講師酒井潔走過來邀李台溪作對手，李台溪不好拒絕，只得和他對打。沒想到纖弱的李台溪巧妙地交互運用截擊法及閃擊法逼得酒井潔連連落敗，酒井潔惱羞成怒，迫近李台溪把他推到牆邊，用腳把他撥倒在地，李台溪因身為學生不敢反抗，沒想到酒井潔撿起竹劍，照他的右腳跟狠命地抽打下去把腳跟打斷，李台溪痛得當場暈過去，酒井潔「喝」了一聲再要下擊時，被嘉謨轉身旋擊倒退，酒井潔氣得臉色紫脹罵說：「你們這些清國奴太驕狂了，非教訓不可！」說完又掄起竹劍衝著嘉謨和楊識東奮力壓擊，但是被解剖學山本教授適時喝住，從那次以後李台溪的右腳便瘸了。

我親自看到李台溪是在艋舺「樂舞台」戲院。日本投降後，嘉謨他們三個人由日本返國，進入台大醫學院設立的臨時性「附設醫學專修科」繼續未完成的醫學教育，我那時在台北第一女高材就讀，認識嘉謨不久他就忙著要介紹「倭寇」和「流氓」讓我認識，適巧「柳營歌劇團」在艋舺樂舞台戲院舉行秋季公演，嘉謨就約他們看戲。我們趕到戲院，恰逢第一場剛散戲，觀眾像烏

李台溪率先轉身，他邁出左腳，然後身體斜向左側，右腳再拖拉著向前，兩手交互大幅度揮動，以保持平衡，就這樣一拖一擺走著，我快步向前幫他，被嘉謨一把拉住。入座以後，台上燈光耀目鑼鼓喧天已經開場了，三大寇全神貫注的觀戲，後排小孩的哭喊，此起彼落的嗑瓜子聲，絲毫影響不到他們。悽慘哀怨的哭調斷人肝腸，我無從欣賞起，只得勉力陪他們看完。

從那次聚會以後，一陣子很少再碰到李台溪，嘉謨告訴我李台溪迷上了歌仔戲。內科概論考試前夕，他竟然趕到猛艸「樂舞台」戲院去看「柳營歌劇團」演出王昭君，而且半夜回來還搖筆桿寫歌仔戲劇本。大家勸他考完試再寫，他硬是不聽。隔天考試他仍神采奕奕毫無倦容，而且還考得不錯。期中考完後，就傳出他戀上柳營歌劇團當家小旦崔翠花的消息。他也不否認，還拉著嘉謨和我去看崔翠花演出「陳三五娘」，一路上他喜孜孜地說這個劇本是由他編寫的，劇團團主管答應試演，他和嘉謨談得很投合，不時爆出來笑聲，我從來沒聽他這麼開懷的笑過，他的笑聲很奇怪，總是連續三聲抽拔得很高昂，然後倏地利住，再低嘔兩聲。那一晚演出觀眾的反應異常熱烈，李台溪很興奮地拉著嘉謨和我到後台去看崔翠花。我因為有點近視，根本看不清台上的臉孔，直到在後台看到崔翠花時，才發現她確實是美人胚。細挑的身材，敷著玲瓏玉般的皮膚，一口齊整潔白的貝齒，兩道籠煙眉罩著一雙黑眼珠不時璀璨著水光。她還未卸裝，頭上縮著朝陽三鳳、掛珠釵，隨著身體幌動不斷地輕抖，身上罩著一襲百蝶穿花大紅雲網衫，一派古典美人的模樣，那衣上閃閃的銀蝶活伶伶地振翼舞動，令人眼花撩亂。崔翠花替我們倒了三杯紅茶，嗽著李

鴉般傾巢而出，熱烈地討論著劇情，一片聒噪喧騰，大門橫樑高懸著三個紙糊北斗燈籠，吃風一抖來回撩擺，上面寫著三個字「白」「蛇」「傳」顯得鮮活蹦跳直要竄出來似的。牆壁上，櫥窗內滿是繽紛駭綠的廣告招貼，有被撕裂一半拖著尾巴晃搖的，也有拖扯到地下被踩得爛泥稀糊的門口左右三根石柱張貼著長條猩紅海報寫著「柳營歌劇團名旦崔翠花領銜演出白蛇傳」石柱旁有二個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對著嘉謨揮手，嘉謨應了聲，撈起我的手就往石柱方向擠過去。嘉謨笑著替我們介紹一番。其實他不必介紹，我已經對他們很熟悉，嘉謨早已把他們的特徵描述過幾十遍了，高挑且有點駝背是「流氓」楊識東，那瘦矮的準是「倭寇」李台溪。

「莊芸，妳喜不喜歡看歌仔戲？」楊識東的嗓門奇大，把我給嚇了一跳。

「嗯，是有趣，不過並不是喜歡，歌仔戲的哭調，很令人難受。」事實上我是怕看歌仔戲，每次聽了哭調以後總覺得怪煩悶的，像失去什麼似的有種無依的空洞。記得小時候，小姑姑要我陪她去看，我總是藉故開溜。嘉謨說他小時候常和李台溪、楊識東走好幾里路到鄰鎮去野台戲，歌仔戲到底有什麼魔力能吸引他們三個醫學生，這確實很使我迷惑。

「事實上歌仔戲的哭調是一種民族感情的宣瀉。」李台溪接了腔，他掀動嘴唇挑成一弧曲線，唇角泛著一抹奇特的笑意，隱約透出一股傲氣，像頭花豹似的閃著一雙寒冽冽的瞳仁，直刺刺地逼人，使人扭捏不安。

「現在人不那麼擠了，我們進去！」嘉謨揚了揚手上的門票，與沖沖地催著。

台溪很世故地笑道：「你編寫的劇本很好哪！」

李台溪笑著、笑著，竟然雙頰像熟透柿子般紅了起來，直飛漲到整個耳廓。

那一晚崔翠花請我們三個人吃過宵夜後，嘉謨送我回家，我說李台溪大概是真的喜歡上那小旦了。嘉謨頗不以爲然，他說那是因爲李台溪受日本人的殘害，因此對國家有難捨的眷戀，轉移到歌仔戲，再橫植到小旦崔翠花，那是不同於男女感情。話雖如此，我還是堅信自己的第六感無誤。

畢業後，嘉謨回到斗六承繼他父親的婦產科醫院，李台溪留在附屬醫院內科，楊識東則在外科，我和嘉謨結婚那天，他們都趕來了，楊識東還是老樣子，相形之下李台溪則憔悴得很，據說他父親不希望他這個獨子，娶個戲旦媳婦。他兩頰凹削眼神渙散，說起話來有點笨拙，我真懷疑是另外一個人，那天他仍一如往常的打扮，穿著一件白綢對襟，一身冷白上下看不出有一點波縐。嘉謨說李台溪從小就容不得自己衣著凌亂，也虧得他父親是斗六鎮首富，「三大寇」中就屬他的衣服最整潔講究。宴席上他一句話也不講，只有在舉杯祝賀時說：「惡寇、莊芸，恭禧你們！」而後自顧喝他的酒，沒多久就顯得有點暈浮，由楊識東扶著他跟踉蹌蹌地離席了。

嘉謨接管醫院以後，病患日益增多，且多是嚴重病例，一般民衆生產都找助產士，遇到難產或血崩才往醫院送，嘉謨常忙得喘不過氣來，整夜沒睡那是常事，一夜平靜無事倒是稀奇。生下漢生以後，產褥期間，一夜暴風雨狂作，有人從古坑來叫診，我勸嘉謨別去，嘉謨遲疑了一下，

叫我放心，催老王踩著三輪車逕自去了，隔天清晨風雨停歇才回來，看的是一位初產婦，抵達時已難產死了。我始終相信身爲醫生太太，只擁有半個丈夫。

漢生週歲時，李台溪回到斗六鎮隔街開了一家內兒科醫院，是由他父親的遺產籌建的。他父親早在他畢業時就要他返鄉開業，他遲遲未作決定，直到他父親中風去世才辭職返鄉。醫院開張那天，我和嘉謨前往道賀，醫院大門懸了一塊扁額「濟世活人」，在右門樑各伏著一長條竹聯，上面刻著黑漆字，右聯是「惠施斗六門」，左聯是「恩澤六斗仁」，嘉謨說那是楊識東的傑作。進了門，左邊是藥局，棚內擺滿瓶瓶罐罐各色各樣的藥，右壁靠著一條貼背長板枱和小茶几，李台溪從賀客中晃了出來，引我們進入客廳笑著說：

「怎麼不帶漢生來？」

「唉！尿布奶瓶他那一身行頭，我們拿他沒法子！」

嘉謨開玩笑地說，掩不住初爲人父的驕傲。

「他會叫叔叔時通知我一聲，我送他一份禮物。」李台溪笑了起來。

「什麼時候請我們吃喜酒呢？」難得遇到他心情這麼開朗，我試探著問他。

「沒有對象，要找誰結婚呢？」他攤攤手。

「崔翠花呢？」

「已經嫁到宜蘭去囉！」他輕輕地說，雙眉卻鬱集了起來。

我正想轉移話題，楊識東不知從那兒竄了出來，大嗓門一吼：「流氓駕到！」

「哇！是你」李台溪一拳落在他臂膀，嘉謨又補他一拳。三個人縱聲地笑著。李台溪別過頭去招呼一下賀客，又轉過頭來問：「火車誤點？」

「昨晚收了一個車禍頭部外傷的病人，所以來遲些。」

楊識東轉過頭瞥見我又大聲叫：「莊芸，那天能嚐嚐妳拿手的五柳枝紅燒魚？」

「隨時都可以呀！」

「別忘了，聽者都有份囉！」李台溪笑著引大家穿過走廊進入書房。一座高及天花板的書櫥聳立在眼前，排滿了醫學書籍和雜誌，書房中央置放一套竹製長條坐椅和茶几，茶几上散放著幾本中日文雜誌，牆角架著一副人體骨骼標本，約十個榻榻米大的書房，顯得十分寬敞。李台溪招呼大家落座以後，又忙著到客廳招呼其他的客人去。嘉謨說李台溪返鄉以後又恢復癩腿以前的活躍和開朗了，我倒覺得不盡然。

李台溪行醫以後，人家都稱呼他爲「跛腳醫生」因爲醫術高明收費低廉，且貧病者一律義診，沒多久斗六鎮方圓二十里內大大小小鄉鎮都曉得六通街的「跛腳醫生」，但這個名稱不再含有戲謔的成份，反而而充滿尊崇與敬意。有些貧病患者接受他診治以後，提著自家養的雞鴨鵝送他，他不好拒絕，久之竟雞鴨成群，只好在醫院後面空地以竹籬笆圍起來參養，又轉送給貧困體弱的患者。

他每星期二固定各村里迴診，最先是乘坐三輪車，後來改騎一部腳踏車拼裝而成的摩托車，帶著診療包迴診，每到一個村莊，全村病患就齊集排隊接受治療，據說嚴重的病患者一聽到他的摩托車馬達聲，病情就好了一半。嘉謨最推崇他的觸診、和扣診、聽診，他說李台溪對這三樣最原始的物理診斷法有獨到的研究，能診斷出很多別人不易診斷的疾病。

他平日二十四小時待診，風雨無阻一律出診，但是一遇到鎮上「光明戲院」上演歌仔戲，他就休診邀嘉謨同去觀賞，除非急診，否則絕對無法請他出來。後來他嫌歌仔戲水準日漸低落，尤其是對扭腰搖臀大唱流行歌曲的更是深惡痛絕，因此也就不太熱衷了，閒時改拉胡琴自娛。

漢生四歲生日，嘉謨和我帶著他去逛街，經過李台溪醫院時就進了進去，適巧他正拉胡琴唱歌，一見到我們馬上就歇了琴，吩咐幫傭的羅寡婦泡茶。我覺得那首歌有點耳熟，他說旋律是出自「陳三五娘」裡的七字調，歌詞是他自填的。嘉謨請他再彈唱一次，李台溪搭正胡身，掏起弦弓拉唱起來：

八掌溪——伊都——沈——沈流，流向前——伊都——無向後

弦弓來回搓揉著琴弦，抖擻出松膠揚起一陣白霧，隨著歌聲低吟出陣陣嗚咽，他渾然忘我的拉唱著，糾集的雙眉愈鎖愈深。

猛睜眼——啊——月光夜，雙人行——啊——心壹粒

「哇！」漢生突地大聲哭了起來李台溪放下琴抱起漢生，摩挲著頭背，漢生不服他的勸，仍

然大哭，狠狠地在他的右肩上咬了一口。李台溪一臉錯愕驚恐，頰部肌肉抖戰了起來。我連忙接過漢生，李台溪倏地跌坐在椅子上發楞，嘉謨站在旁邊一語不發地拍他的肩，許久他才仰起臉來，眼眶竟溢滿了即將搓滾成球的淚水，嘉謨連忙囑咐我先抱漢生回去。

嘉謨告訴我，他們從日本返國的前夕，李台溪邀他去找酒井潔，日本戰敗後，因為很多受壓迫的在日台灣人紛紛尋仇報復，所以戶戶閉門家家掩窗。他們找到酒井潔家，推開大門只見一個小男孩站在玄關，擋住去路李台溪要他讓路，請酒井潔出來，小男孩說他父親不在，李台溪伸手推開小男孩，沒想到他竟一口咬住李台溪的食指，頓時鮮血直流，李台溪重重的摔了他一耳光，方才放口。他們拉開紙門上了客廳，發覺酒井潔切腹自殺早已氣絕多時。原來酒井潔平日待台灣籍學生相當刻薄，又打斷了李台溪的腳，日本投降後，自知難逃報復，所以切腹自盡。而李台溪被咬傷的食指，回到台灣還醫治了一陣子才復原。

自從那次事件以後，一段時間我不好意思再去李台溪的醫院，這時全鎮都謠傳著「跛腳醫生」和羅寡婦有染。嘉謨催我去替他作個媒，以消弭謠言，於是二人整裝前去，抵達時發現候診室燈火燦亮，長板凳上躺著二個年輕人求診，卻不見李台溪，護士小姐說李醫師在書房。兩個年輕人操著日語說他們是東京帝大歷史系的學生，因為獲悉民國前一年，梁啟超應林獻堂的邀請，曾來台遊歷，目睹日人壓搾農民，寫了一首「斗六吏」敘述當時日人製糖會社強征農地的情形，所以二人連袂來台探訪資料以完成學士論文，不想竟食物中毒，所以前來求診，可是醫生卻避不

見面。嘉謨叫我進去書房看看，我輕輕推開門進去，發現李台溪縮臥在竹椅上，下弦月從天窗斜標了進來，像水銀般潑了一地亮白，他的右大腿從褲管裡掏了出來懸空吊著。

我扭開電燈，室內猛地一亮，李台溪坐了起來緩緩地說：「是你，莊芸！」

他眨了眨滿佈血絲的眼睛，搔抓一下罩在頭上像雜草般的鬚髮，然後把對襟的布製鈕扣給套上。

「外面有兩個待診的患者」我拉了條竹椅坐下。

「日本豬！活該！」他一臉猙獰咧嘴吼叫起來，露出兩排森森白牙，實在令人發寒。倏地，他竟哭了起來，淚水糊了滿嘴滿臉，伏在竹床抽泣，兩肩一聳一聳地起伏，我從來沒看見過大男人哭泣，一時慌得不知所措，連熄了燈奪門而出。

嘉謨和我待在門診室等了一會兒，李台溪方才出來，頭髮梳得整齊發亮，只是眼睛仍然血紅。他冷冷地詢問兩個年輕人病史，很不情願地診查，其間還粗魯地踢翻了二個字紙簍，二個日本人嚇得臉色蒼白，嘉謨拉著我站在一旁。開了處方，打了針以後，李台溪兀自僵冷著臉不搭理他們，兩個日本人起身告辭，李台溪癱跌在藤椅臂彎內，操著日語輕輕地囑咐：「以後吃東西小心些！」兩個日本人連連欠身打躬：「嗨！嗨！」我和嘉謨呆立一旁，說親作媒的事也就不敢提起了。

其後，李台溪仍舊騎著那輛拼裝摩托車，不論風雨四處出診，範圍越來越廣甚至遠至海邊漁

村，而且四方來求診的病患也日益增多。

漢生小學畢業典禮那天，我趕著去參加，路上碰著李台溪，他遠遠地揮手招呼，我幾乎認不出是他來，本來就尖瘦的臉頰更形凹削，皮膚也曬得粗糙黑黝，四十歲的中年人看起來倒像五十多歲的老頭兒。嘉謨說他瘸腿的關節時常疼痛難當，要靠打嗎啡針才能止住，而且像是有點上癮的樣子。

板橋「拱樂社」在光明戲院公演後，李台溪與沖沖地來通知嘉謨他要結婚了，新娘是拱樂社的當家小旦胡明姬。因為事出突然，我們幾乎不敢相信。不久，「跛腳醫生」要結婚的消息傳遍了鎮上和附近的鄉里，未來的「先生娘」成爲家家戶戶熱烈討論的焦點，有人說「跛腳醫生」付了十萬元給「拱樂社」團主買斷胡明姬的身契，又付給胡明姬的母親十萬元作爲聘金，還傳說「跛腳醫生」購買了一箱珠寶首飾給新娘，整個小鎮像一鍋煮沸的熱水，翻騰滾燙，鼓噪不已。

結婚典禮是在醫院自宅舉行，整條六通街，像鹿港的不見天街道，全搭蓋上帆布，席開八十桌，自街頭排到街尾把整條六通街串成一條長龍，街頭更搭起戲台由「拱樂社」演出「鳳凰于飛」，排場的講究是斗六鎮前所未有。李台溪破例穿了一套西裝，仍不掩老態，他擱著腿挽著新娘由嘉謨和楊識東陪同，自街頭踱往街尾，向所有賓客一一敬酒，每到一桌即招來一場嘩動，一陣笑聲，更引來觥籌交錯。戲台上鑼鼓喧天鏡鼓鏘鏘，氣氛非常熱鬧激烈。賓客卻將所有焦點都投注在「跛腳醫生」和「先生娘」身上，新娘罩著白色禮服，手戴白手套，雙腕圈掛著好幾環金手

鐲，嬌羞地低著頭，新郎始終笑臉相迎，到後來臉部肌肉都有點僵了。

一場宴席從中午直拉到黃昏才歇止，接著由「拱樂社」繼續上演餘興節目，一直喧鬧到夜半才能。

婚後李台溪就較少來找嘉謨，也因為身體較不如往昔，很少出診了。聽說他的關節酸痛日漸嚴重，嘉謨借我去探視他，胡明姬正好坐在醫院門口搖著檀香扇納涼，她穿一襲煙籠紗，梳一個烏窩頭，眉毛畫得細長高挑，眼眶塗得一片藍黑，看見我們就起身笑嘻嘻地寒暄，猩紅的嘴唇一掀一合，兩耳翡翠珠墜隨著幌動。李台溪正在診療病人，示意我們在書房稍候，胡明姬吩咐傭人切了一大盤西瓜，推說有事就搖著肥碩的臀部走了出去。書房佈置早已改觀，原色古雅的竹椅茶几換成一套紫紅沙發，牆角的骨骼標本被一幅富士山雪景月曆所取代，天花板懸吊著一顆彩球，五彩繽紛的彩帶隨風翻旋。書櫥卻寂寞地擺在角落，滿是灰塵，任它荒涼。

「讓你們久等了！」李台溪拐了進來。

「最近腳痛的情況怎樣？」

「沒關係的！」李台溪拍了一下自己的腳背，然後說：「漢生今年該考高中了吧！」

「都快升高二了！」嘉謨說。

「喔！時間過得真快呀！」李台溪有點訝異，摸了摸光潤的下巴。

我發現他的皺紋深耕，皮膚黑粗，像烘乾的魚皮，一下子警覺到自己手上的老人斑竟也不知

何時冒出了幾點，歲月真是不饒人哪！

「什麼時候要抱個兒子，來一下老蚌生珠！」嘉謨開玩笑的問。

「呵！難講啦！」李台溪悵然地答腔。正說時，胡明姬走了進來，她一身妖艷打扮，穿著一雙銀色高跟鞋，旗袍開叉高及大腿，滿臉抹粉，一張嘴巴塗得血紅，脇下來著皮包。

「台溪，我出去一下，可能晚點回來，陳經理太太麻將搭擋三缺一，非我去不行。喔！張醫師、張太太，對不起我失陪了！」說完扭腰就走了出去。

「莊芸！要不要來點紅茶？」李台溪望著我。

「好」

「我給你倒去」李台溪起身拐了出去。突然我覺得書房裡竟有點陰冷嘉謨卻望著我苦笑。

回家後，我總覺得李台溪比我想像的還要老了。斗六鎮內「玄天宮」十年一度的作醮，是廟會活動的高潮，家家戶戶鮮花蔬菓，殺豬宰羊祭拜，附近鄉鎮趕來吃拜拜的人潮一波接著一波。我忙著準備上廟燒香，宴請親友，又帶著嘉謨處理急診病人，累了一整天，剛坐下歇息時，就傳來胡明姬暴斃的消息。嘉謨和我急急忙趕了去，李台溪兀自楞在書房裡，胡明姬倒臥在床上，床頭櫃上擺著一支注射筒，筒內殘留著些許鮮血和藥水，另外有一小瓶注射藥物躺在牆角，我撿了起來，嘉謨接了過去，看了一下，隨即塞入褲袋內，順手也把注射筒包了起來，放入口袋。胡明姬肥壯的軀體橫臥在床，像隻巨鱷，臉上倒是很安詳，像睡著似的，手臂上有個針孔，有血漬

凝滯在上。嘉謨拉著我去看李台溪，他一臉茫然，嘉謨囑咐我先回去，那兒由他料理一切善後事宜。

胡明姬死後，李台溪更加憔悴，醫院裡病人日漸減少，而幾年來鎮裡陸續地添了二家綜合醫院，三家內科診所，四家外科醫院，各個門面招牌金碧輝煌，異常耀眼。年輕醫師又多如豺狼虎豹，各使奇招招徠患者，有賄賂計程車司機，只要載來一位病人，紅包三百。也有請人排坐在候診室充當病人，故裝生意鼎盛模樣，引人上門看病的。李台溪身體情況越來越差，嘉謨說他好幾次找李台溪，都發現他自個兒在打嗎啡針，醫院早已門可羅雀，少有病人上門。

漢生考上醫學院，我帶他上玄天宮燒香謝神，在廟前遇著李台溪，漢生趨前叫李叔叔，李台溪一臉茫然，眼神渙散，我叫他也是一樣不回答，獨自一拐一拐蹣跚走著，廟前廣場幾個頑皮的小孩撿起石頭一面丟向他，一面唱起自編的歌：「跛脚大仙！跛脚大仙！真假仙，啊！是真假仙！一天到晚沒洗身，沒洗身！」

李台溪全不搭理，仍一拐一瘸地走著，夕陽餘暉映著玄天宮廟頂屋脊上的青龍，昂藏飛躍，氣勢軒昂，李台溪的身影卻益瘦小，漸漸沒入六通街街尾，遠遠地只剩一個搖幌的黑點，躲入蒼茫的暮色之中。